嗨，很久不见

□张瑜

我在大学里有过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，我们一起吃饭、上课、泡图书馆、爬山、逛街，24小时基本都是形影不离的。

当然，我大学时代的很多快乐也来自于她，我们的性格都比较率真，所以相处起来非常舒服。

那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友谊将会持续一生，但现在想来，能够持续一生的友谊实在太难。我们隔着山山水水，隔着岁月的尘埃，回望的时候，也只能模糊地记起背靠背坐在城墙上的那个身影了。

我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丢失了彼此。只知道：毕业一年，经常写邮件、发信息，交流彼此的生活。毕业两到三年，忙于工作，偶有联系，但交谈起来顺畅。毕业五到六年，节假日例行问候，已无诸多交流。毕业十年，我想邀请她一起参加同学会，她没有来。我知道我们的断裂是缓慢的、不动声色的，但结果总不免让人唏嘘。

我翻看十年前的照片，就像回到了那段彼此支撑的岁月，我们沉浸在两个人的小世界里面，自足，安乐。但十年以后，我拿着手机，却再也找不到一个问候的理由。十年，我们变成了两条不再相交的平行线，唯一的问候，就是朋友圈的顺手点赞。

但就算这样，我还是会偶尔想起她，想起那些青春里的彷徨和无助，想起她肆意的笑容和我们一起坐过的草地。往后余生都是你，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理想，很多时候，我们会发现，过后的余生里，我们除了回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我们只能说一句，往后余生，多保重。

其实，很多女人之间的友谊，是非常容易中断的，这不是偏见，而是事实。相对来说，女性对于家庭的投入，比男性会多很多，随着彼此结婚、生孩子，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自己的生活中，与朋友的联系就变得少了。

去年暑假快结束的时候，我想起很久没有联络的一位朋友，所以给她发了信息。但等了好多天，都没有收到回复，于是打了几个电话，但还是没有任何回音。

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忽然感觉很害怕，因为在年初的时候，我们曾经通过一次电话，她说自己做了一个脑部手术，肿瘤是良性的，目前状态还不错。那一次通话之后，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。我甚至都没想到抽空去看看她。

几天以后，我收到一条信息：她已经不能和你见面了，病得很严重，现在基本吃喝拉撒都在床上了，身体基本也没有任何知觉了。

我恨自己为什么不早点联系她，为什么不早点去看看她。我们是高中的室友，上大学那会儿，我们互相写邮件，谈论彼此的生活；每年放暑假，基本都会约出来见面。只是，各自结婚以后，变得很少联系。

她和我同岁，有一个五岁的女儿，我在四月份的时候，还看到她朋友圈更新的孩子的信息。后来，我才知道，这条信息是她老公发的。那时候，她的手指已经不能自控，说话开始结巴。

最后，我约了几个同学去看她，我们喊她，拍打她的手臂，她已经没有知觉，在某一个瞬间，我似乎看到她眼角滑落的泪水，但我们却说不上一句话了。大概一个月之后，我收到了她老公的信息，她走了。

我从来没有想过，那个年初的电话会成为我们最后的电话，也从来没有想过，这位曾经走进我心里的朋友，会那么快就离开。我们曾经这样倾心地交谈过，曾经无所顾忌地将心事袒露过，但最后却丢掉了彼此。

她的痛苦和无助不再说与我听，或许是她不想徒增我的烦恼，而我的悲伤和绝望也不再随意吐露，我们终于成为最熟悉而又最陌生的朋友。

时间推着我们不断往前，埋藏一段岁月，也埋藏几个人。生命来来往往，走失的很多，留下的很少，而我们能够抓住的除了回忆，已经不多……

邂逅一场重感冒

□王红元

自打开始健身后，几乎与感冒君绝交。看到旁人在流感季神情倦怠、涕泗横流，总有一种隔岸观火、洞明尘世的澄澈。要知道以前，我常常是前一个感冒未愈，后一个感冒已至的状态，旁人打一个喷嚏，我比他早一天进入感冒状态。

近三两年来，记忆中没得过感冒。可前几天，就在学期行将结束的时候，感冒君还是悄无声息地来了，只是这次感冒比以前任何一次都来得气势汹汹、轰轰烈烈。

起先是嗓子疼，疼到咽口唾沫都困难。接着是上课时听不清一个女生颇不自信的低声回答，我条件反射地侧耳靠近她，追问："你刚才说的是不是定语前置？""定语本就在中心语前面，何来定语前置一说？""这几天老师感冒了，听力不好，肯定是老师听错了。你能不能再说一遍？"暂时缓解了学生犯低级错误后的尴尬。

感冒丢过来的疼痛，就像水面上的涟漪，渐次扩散至周身。身上的每一个零件都曾想爱我到天荒地老，而今一副不堪重荷的模样。真希望有一双神奇的手，把我全身的系统全部更新、重启。

一如既往地扛着，不想吃药，只是多喝热水、多晒太阳，过滤掉感冒细菌，不让它们作威作福。

可怜我的鼻子，像自来水开关，经不得反复拧压，变得又红又疼，还干涩起皮，直至堵塞罢工。我变成了"急谋升斗之水"的涸辙之鲋，张开空洞乏力的嘴，为沉闷的胸腔捕捉氧气，即便如此，我还是感到气紧，气紧。

麻烦还不止于此。一天，我坐上自家的越野车，往日震耳欲聋的柴油发动机的轰鸣声变成温和绵软的歌吟，我知道，感冒君使出了杀手锏，可能让我鼓膜内陷，听力受影响，真有罹患中耳炎之虞。一看医生，果然，只得乖乖吃感冒药、消炎药。

可是，这时有时无、时真切时朦胧的听力，让这个世界变得不同寻常。

我的视觉世界还那么鲜活真切，暖阳下安详宁静的校园，工人拖着皮管在浇园，三两学生坐在草坡上看书，北风摇得宽大的树叶婆娑起舞，他们就在眼前，仿佛伸手可触，可又遥远到遥不可及，因为，我听不到风过树叶的沙沙声，我听不到学生在我背后轻柔的招呼声，听不到粗重杂沓的脚步声从走廊的那头传来，听不清开启房门的咿呀声，甚至空调的呼呼声、烧开水的隆隆声我也听不真切。我退缩在一个软壳里，只被鼻腔的嗤嗤声、胸腔的呼噜声包围着。

我把手机使劲贴近耳朵，大声地说话，唯恐自己听不见，唯恐别人听不见——你感冒了，他们听了无一不下断言。我终于明白耳背的老父亲为什么开始大声说话，我也惭愧跟父亲打电话，他说完自己的内容，下面的对话基本是我说我的，他说他的，我们没法有交集，我不能更耐心地多跟他聊聊，让他明白我想表达的意思，只是"算了，以后再说"这么简单粗暴。

与听力一起退化的还有嗅觉与味觉。在《红楼梦》里，贾府的人感冒了会吃清淡的饮食，以更利于恢复健康。其实感冒了，再好吃的食物入口也会变得寡淡如水。有人说，食物的美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嗅觉的作用。闻香识菜，弥散在楼道内的红烧肉的香味会让嗜肉如命的人大咽口水。也有厨师培训学校这样训练人的味觉，用冷热酸甜苦辣咸麻等交替刺激舌头上的味蕾，借以激发人对味觉的敏感度，且看我这麻木厚重的舌苔，满是懈怠。

临近年关，我被安排去拜访单位里的部分退休老教师。他们的年龄大多在80岁以上，许多人因为年高或多病，身体比较虚弱。坐在他们布满阳光的院子里，太阳晒得他们的脸红扑扑的，看起来特别的精神。尽管他们尽力高声说话，我看得出他们的虚弱——前几天刚出院，打蛋白针也没有效果——年纪大了，脏器的衰弱无法避免。我忽然有一种穿越到暮年的错觉，我被感冒君重重击倒的感觉，应该与垂老的他们有几分相似。

莫名地怀念起耳聪目明、一身轻健、吃嘛嘛香的幸福日子。

总第6613期 配图 李海波 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